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四十八

攷古

上徐少湖閣老書 陸楫

恭聞玉堂教士模範寰區將來館閣之英畫屬門墻桃李
李邇者龍湖公南擢我公特奉溫諭得以專教而視篆
台垣伊邇聖春日隆野人籲天曷勝遙祝楫無以生平
見先文裕公最留心典故每論吉士之選本出祖宗深

思欲令讀中秘書以備他日樞機顧問非欲其誇靡逞
竒作風流學士也今明公柄鈞鑄之任小子不自量偶
欲以經生之見一塵清聽譬之採芹狂夫率獻伎于禁
園花下雖迂陋可笑而一得之誠恐亦為上林虞人所
不棄蓋^是選昉于永樂之甲申其後名賢碩輔多從此
出至天順甲申科人以為竒運故吉士自西涯李文正
公而下皆出英廟之親擢號稱得人時張簡肅公劉忠
宣公與馮二公每館試輒嘆曰吉士儲養止此乎遂乞
補外曹意圖以功業自見時李文達公為元輔嘉其志

而從之後簡肅忠宣並以勲節表著為一代名臣我公
自弱冠及第儲望詞林楫自髫髻卅時見先公與公握手
論朝典意氣無間不啻所謂忘年之雅而我公生平大
學問往于國典朝章刻意考索未嘗屑于詞賦竒
靡之學今董習諸生必能以身教崇雅黜浮崇本抑末
俾得搜訂百家上下千古而尤最且要者莫先于究述
朝章及前輩風烈以為他日敷張實用若止于某日試
一詩某日試一賦其士輩之相切劘也亦止曰某人一
詩優某人一賦優而于經史之實學典章之沿革漫不

深求則雖軒輊王楊馳騁屈宋亦不過嘲弄風雲流連風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何足以深副國家養士之初意故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先公外集曾載此言謂雖抑揚太過然其意則遠矣文靖經世之見其言有不可廢者我公以為何如楫無似辱公國士之遇忘形忘分蓋有年矣故數敢以芻蕘狂談謬獻于清光之下猶之蘧蔭戚施于醜並露而父兄骨肉憐之念之卒未嘗舉手而推諸溝壑倘或使聞之諸士則惡疾在前人將掩鼻而過之惶恐如何惶恐如何

上季彭山師

徐渭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文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連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剌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為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

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畧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于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于渭所妄意于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

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為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為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恣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為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吕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

明文海 卷一百九十四 四
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裏
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執直拍徐海石先生書 瞿九思

伏讀教劄不自意抃手蹈足忽以頭叩地至于再至于
三及拜而起又不覺涕淚之橫集也當今世而愛思者
有吾師如是思即百死夫復何憂曩日之夜思迫矣念
老師駕且發賓朋盈坐中間得暇日幾何過此即機非
在我以故舉生平所欲吐一旦盡輸寫于吾師其詞氣
出之既不莊而諸所語言又都無倫次大非吉人舉動

蓋退而深自愧悔幾欲自裁然思老矣日暮途遠苦貧
病所著作之二十年卒不就范、宇宙當復告誰非
吾師復誰可告訴曩日之夜是固思命卒之時天地有
聞亦應墮淚遂不自知其言之過激至此矣博約二字
此孔顏授受心法思生平病痛正坐此鴛博今老師倦
、以及約相規此正思對病良藥思即不肖敢不服膺
第思自兒時見乾坤一切事業茫無端緒遂不量輕弱
欲捐身殞命為宇宙擔當墻高基下遂為禍媒覆餗之
刑正合如此二十年所經歷艱危困苦如浮雲過太虛

了一即萬事畢皆不足為思有無獨一念撐持整頓之心萬死不肯磨滅詩不云乎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先太守有敝廬一二薄田數十畝遭九思不肯安意欲出身為宇宙奮死力次第盡捐鬻與人妻怒不憂兒啼不問即妻孥豈得無怨思身所處視當在園土時更千難萬難江漢間人皆謂思似有鐵石腸又或以為鉄漢設非微老師寵靈思填葬江魚之腹久矣思百死千死何足惜獨恐思死而生平所就業都盡付灰燼且恐思死而千秋百世後以思為戒更無人肯為宇宙擔當時

思所為萬死不肯受含不肯瞑目者耳頃大雨如注時張子遠泣然流涕曰風雨如許大不識先生藏書處今日風雨何若彼中風雨大是愁人夫柴關區：一撮土耳而上漏下濕苦家貧莫能為策又無能力築垣與隣家第以一竹籬為界老師按梅時第遣一使者微覘之自可見其貧困至此而第^有一錢輒以購書即窮餓至竟日亦竟不自為計畫如此舉措竊深自省循似可以為無負萬世皇天后土所共照臨百神萬靈所共昭鑒不識必何如乃幸得卒成此業也今天下禮壞樂缺俗

習日偷思妄欲修古禮興古樂一大振起之六經中禮
記多出漢儒凶禮最多而吉禮最少且若不精思妄意欲
補葺漏缺我國家用周制以六典建官乃周有周禮我
國家獨無明禮思妄欲作明禮易道更千載不甚明思
妄欲說易今天下戶說瞿曇家談般若大自可憂思妄
欲取三藏十二部字刪而句闢之其它種、莫可殫陳
諸所著與人間一切書頗不類特問學未窺見本原終
涉支離今伏奉反約之訓它日所著作便是以傳思死
且不朽矣有書一種乃兒時所上先太守書壬戌癸亥

時頗盛行于海內海內甚壯之然亦多深心妒之者遂
以此為禍的廬山先生令思亟焚其書此書不傳于天
下今二十餘年矣書笥中尚餘此一帙敢以獻老師必
為藏匿不復令里中見思此意惟冀吾師之見思自兒
時即負抱此志耳故經涉萬死卒百折不回與人世意
向迥別思之意向大畧微與墨子相類意第欲摩頂放
踵利天下後世此書苟成即吾事已畢于人世一切毀
譽禍福毫不嬰心蓋亦天植其性有不可移易者耳而
著書大畧頗具獨苦書籍不備不敢載筆項即有已就

者尚不敢出以示人願老師假思十年之力必不負門
墻桃李一枝度老師他日見之亦必輒然笑曰吾固謂
孺子可教今果然矣所示養德養身之訓老師直加軼
骨肉每讀之即涕淚不能收思即死當刻之心骨與殘
骸並葬地下河汾伊洛二語謹奉置座間辱太老師雨
中遠使捧明旣見加感激無量今日仰臯公及鍾青玉
諸公見過會大雨坐久未即去以故報命稍遲死罪死
罪曩所陳尚未盡什二三侯老師有暇更請面對于冒
明威悚仄悚仄

奉葉龍潭邑侯論志畧郭造卿

嗟夫志而無文則行不遠况并其事而失之尚何志為
哉邑之秩官舊未有碑即國初閣多矣况宋元乎生嘗
為補稍足為表視志加詳志選舉尤件且陋生為考頗
詳于唐宋以人所熟知也因嘆邑之為陋日久先世有
顯者子孫至罔聞知間有安榮先世而膺入其科亦無
能辨之者文獻之失故也但其先世若此必非鄭侯者
流矣至官之士者則按往籍畧考其遺愛之跡什不得
一也且併其炳煥者而湮之嗚呼甘棠猶思况其人乎

今試枚舉之有五六人焉在宋或為理學名儒在元或為封疆死守竟軼之彼俎豆者何人耶古志載今有時洪朱元慶者皆有生祠而無為傳故今人莫之知鄙生知之亦不能無疑焉以其他無所聞第巧于取名已爾邑宋人物章者如林栗之風節立論宋史亦多之志為其異于朱氏削其事而加詬病何其不廣也夫道大矣何必同哉蘇氏異于陳朱未聞蜀不函之也若林全劉全祖之一家死宋載之史并忠義集矣志乃失之今指其故壘目之為叛可慨已周頌殷忠自古記之乃尚

襲謬承訛而使忠節昭燦金石者反陷于叛逆之科非秉志之罪邪若夫名宦鄉賢二祠則又秩官人物于此乎考鏡所以褒往勸來甚盛舉也頌前輩之綜覈傷嚴而後進之請乞太濫其濫者以俟論定嚴者雖曰斷不無可議矣郡志載祠三人宋劉詵林槩林希逸也希逸乃宋儒熊禾所議而詵槩又成化間名督學周孟中所增邑祀遺之豈有祀于郡尚不足祀于邑者歟官而有功茲土當血食于千年者祥符陂宜祀即簡天寶陂宜祀莊正柔陂水所及之地未嘗無淫祠既釐而祠之

俾後之修陂者配焉豈非祀大功于民之義耶元鎮州
事陳瑞孫與妻子同死甚烈此封疆死也志既夫表之
祀遂無聞則昔之守封疆者不死乃嘆邑無死難之臣
也可不為沈庸哉謂宜即社學或改淫祠為堂為寢堂
以祀瑞孫寢以祀其妻女舉廢典而表忠懿不亦可乎
至于烈女不為朝廷所旌有司所獎者獨賴有賢人君
子為之志以補旌獎之所不及而聞于後世若志失紀
則無傳矣乃以陳瑞孫妻子同死王事在邇通志及福寧
志可考也而邑志獨闕以其昭燦如此則他之泯沒者

何限哉逆復有感于一二蓋逆江林佻夫婦之以節孝
死足以揭日月而行天當道顧喜察而過疑之吏即沉
其牘而無為之再請抵今且將十載過此誰復知之者
海口韓氏婦之沉江可謂烈矣能明其所以死豈但烈
哉其處變蓋幾于聖矣薛給舍廷寵之繼室衛不獨以
節顯且成其女若婦之節當其毅然捐母凡萬里間關
扶櫬歸而面壁緝緝統也詎非烈丈夫所難哉比倭難
興則化北里民林應科妻余氏永賓里士張繼臨妻林
氏皆以姑為所執挺身代之義不受辱赴水死茲皆耳

目覩記抵今談之猶令人骨竦乃不獲一旌或獎于有
司以慰其靈為風化勸是誰之過歟他若志地里則當
分里而圖之如峽江羅先生所叙者庶幾當職可按圖
而理也不則產其土者尚不能達于心目况來宦者能
一一而瞭然乎故必聯屬其原委而表其發源如言某
山而南水某屬之某山而北水某屬之可以知土產可
以知水利可以知險要可以知風俗按其強弱堅瑕而
治之如指掌矣倘以里圖為煩亦當以鄉而別不則宜
圖之為四若以崇嶺岡阜為圖則自化北而止若以平

原墳衍為圖則自化南而始蓋二里中僅一路且各旁
江水為界耳自此而左一圖則海壇嶼諸山也自此
而右一圖則江陰嶼諸山也今志統而為一不復別
為之圖矣其叙山川尤不足觀焉至于分野之說郡志
已為可畧邑志亦削而取之何謂也志物產其同他方
者宜不載今乃濫取成說雜記而悉其名義益止當矣
故五穀六畜則當詢之土宜鳥獸草木則當云某土專
有之或土多產則當別某土為良及種之方孰優用之
節孰宜家扶一策則烹飪之度療治之劑售鬻之準歲

取之法畢具于目中庶志為便民之策也不然祇文已
矣邑之名山瑞巖以巖石竺以夢靈石以石人皆知其
勝惟黃蘗之勝江淹曾咏之為名僧之窟自唐至今方
廢以其深阻目為鬼區嘗獨攬其十二峯而戀_戀之數日
不歸也古龍福唐二山列嶂尤多巖洞奇石惜無物色
之者海壇諸山則海上奇觀且產龍馬而田粵區畫之
可阜國用不但如石竺諸山徒為名區也覽之而有飛
渡之想矣闕而不詳是耶非耶志有藝術仙釋或以小
道可觀用資解脫云爾然以陳平叔者國初卓行士也

遼宋之張宏圖皆當卓行之科邑今志其藝也而列之
校外矣何居擇氏邑自唐黃蘗開宗其流名僧甚盛見
傳燈諸錄采之可三五帙之為叅禪者覽焉今志失之
矣江陰古多產名僧今則以僧為業間問以鄉之名僧
懵然無對者亦可笑也邑志詞翰僅流氏一疏耳尚有
二疏載名臣奏議者志失采之矣國初僅林浚四門記
鄭善夫祥符波記差強人意若梁淹游黃蘗詩具集中
今志其數句而已唐宣宗觀黃蘗瀑布元結游靈石詩
見詩史三山志翁承贊林簡言王榮皆唐名流也其詩

文在文粹諸傳記皆之立邑之標幟宋雖無奇亦有曾子固王安石二詩文天祥一書劉克莊一記皆他方之良者可為邑之文綉矣邑則林簡肅奏議林希逸雜著亦多可采今悉亡之國初林子羽為海內詩人第一而詩多不載馬德華惟題蜀山圖詩為海內名流所選而志乃錄其他作則其最下者耳宋敖陶孫通衢之詩第其事之傳也乃讀其評詩一篇洋洋巨麗而不知載何也他皆類此矣斯其為邑乘哉則後之傳信者何備焉鄙生每展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幸因先比部之論著

及外祖盧公雲鶴之面命稍加參訂釐為玉融石史若干卷多舊志之所未備今志未之卒業然其梗概具是矣伏承下問敢不請教第恐舛謬尚多猶今之視昔故未傳之同好姑以付之青山請以異日再煩掌故何如

開州名宦鄉賢書

潘壻

承教名宦鄉賢之祀欲入何承矩晁以道杜宗會三公按后山談叢云承矩於澶淵北築愛景臺植蓼花人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謹考諸史宋太宗淳化間承矩知雄州

即今之保定府雄縣也

建屯田之議乃以承

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發河北諸州戍兵開塘泊種稻
 田民賴其利曰河北諸州則澶亦在制置中矣至道二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郤之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
 矩輕脫失守禦體罷之則其知澶州澶州當在知雄州
 之後觀談叢真宗遣陳堯叟問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
 州其時可考矣今日于澶淵經始塘泊是不忘前日屯
 田之餘績而嘗修頓之非至澶而始經營觀其名臺曰
 愛景其為已成之績可知矣意此功德既遍于河北諸
 州而事跡又始于雄州不專惠我澶民也豈澶民所得

專祀而報之者哉談叢云又塞雁門關以備西羌塘始
 于何承矩事在紀前今考雁門關在山西：羌在陝西北
 則所謂備西羌塘又非在澶經始塘泊之事矣其在于
 澶惟具劄迎駕一事助寇公拂堯叟為可重但澶淵之
 議已決于朝而帝至陳橋則幸澶之先聲亦聞之久矣
 承矩之迎實成寇準之意爾其為力當不在高瓊上也
 豈得以寇準班歆分寇準功而與之同祀哉至若鼂以
 道乃嵩山隱士其申戒弟子一節為朱子所取收入小
 學宜若可祀者然平生經說盡為洪容齋所闢畧不少

貸談經既闢則其學問之功尚有未至氣質之化尚有未純雖當時申戒子弟嚴于尊卑稱謂之間亦治家之一端而朱子因事撫實心但取其一節豈足以槩其終身之全體耶只此一節即欲收祀則澶州古今人物當祀者多矣此二公姑俟再考何得其功德實在澶民者龜得其行蹟實具全體者異時入祀未晚若杜宗會談叢中雖未備載行事然曰自國初迄今有四令而杜公在其中則其治行必有過人者陳師道神宗時人上朔國初止稱四令其必有所見矣今奉杜公入祀

又潘墳

僕匆匆行不及造別昨過清豐訪龜以道果祀于其鄉賢祠而題其主曰宋徵士亦有名宗慈者題曰宋少保名迥者題曰宋學士今其子孫亦蕃衍有為士為農者但行急不暇延問不知其先果澶淵人抑古頓邱今華地清豐人也已託彼縣募求譜牒錄寄再考僕初蒙王玉溪先生舉龜公為朱子小學所取為可祀并與洪容齋闢其經說者以示僕疑其為叛經之人然而好學守禮之功亦不可少但史脫其傳無以考其為仕為隱而

名號難題因考氏族大全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後叔易出而仕以道作詩送之處士何人為說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空惆悵六峯前只一家至宣和間乃乾坤何等時節以道亦出領郡人亦以其詩嘲之則其出處之際亦可謂先貞而後黷者若果有救濟之功不害其與禹稷同道今史家畧而不書竟亦不知其果領何郡然既曰領郡則清豐所題恐亦非也俟得其譜而考之而後祀之庶幾無失夫僕為此舉無他所以維持風教激勸士心州官雖卑亦天子命吏乃低頭拜

其民父若祖者而豈徒哉往見舊鄉賢祠祇為民間公共一家廟死則不問其何如人必奉主以入充滿祠內旁無古先坐令州官為父母者春秋代其奉祀其悖理傷化孰甚哉今遍閱世史並考郡志得行實顯著為天下古今所共知者十六位以祀而國初四前輩亦與焉公移往復僉謀于眾本州本學皆曰賢而後決撫按郡公皆曰可而後祀固非行一人之私持一己之見而遽然為之者宜其士林騰歡上下欽祀也而或者若有不滿焉其故何哉以為前代收之不盡則散見羣書一時

失考者誠或有之固不害其次第查入以為今代取之不備則查據郡志卓有頭跡者不過四人而止縱有所遺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固有如一二前輩原在議收之間者紛然不理之口反為身後之玷匪榮伊辱則何益矣百年後公論自定安知異日不有仰高山而續祀事者乎以為變置祠宇毀其公共家廟為不近人情僕誠不可辭其始也此心亦有不安者後于書囊中檢得潞州鄉賢議一帙歸觀之乃知昔人亦有行之者而非過也且媿擇之不精議之不審為馬潞州所鄙多矣潞

州舊祀鄉賢三十有二人反覆考訂合一州六縣僅取豫讓等十人而我朝僅一杜敷忠義如豫讓尚為阮侍書所疑經學如杜敷尚為楊憲僉所駁如今日所祀者止于一州數且過半不為不多矣止據史籍所載未參綱目所書不為不恕矣而况復有無窮之望于將來耶僕非馬潞州今太守即其人也僕不遇劉郡博今掌教即其人也是舉亦俱蒙報可所恨諸先生其賢過于阮侍書萬一而僕不能一請教焉僕謂史籍中自有公評從昔人之定論亦頗得未哲之同然而可以不俟請教

矣至于名宦之祀舊亦未及僕推廣行之亦惟取其有
異政及功德廟頭然在民者而報祀之其他盡職分之常
為人、所可及者固不暇縷數此輩欲祀則可祀者多
矣請觀國史所載郡乘所錄治行在諱公之右不得與
俎豆者何限哉僕恐名宦祠再增數楹尚不能展禮容
寤不寐備書奉告併以潞州鄉賢議封上乞賜傳覽此
舉重鄉賢當就鄉賢是正倘有教言勿吝遠示行邊不
盡奉

與朱太僕書

陸谷

昨來拜謁所謂雙廟者見張許二公像與南霽雲雷萬
春姚閻諸像並列心已不然及至後寢又見五夫人之
像在焉心甚醜之夫海寧遠之故鄉故鄉人重其節義
而祠之非若睢陽為諸公伏節之地可羣祀也當時以
張巡並祠號曰雙廟已為謬矣而張子韶輩又益以南
雷姚三部將擬于睢陽是又重其謬者也大抵子韶之
學雜于佛氏而不純乎聖人之道其為是舉固無足怪
所惜者國初正名之詔初下有司已遵詔首革去後世
溢美之稱定議為唐睢陽太守許公之廟則張中丞而

下皆在所不可與知矣使當時在位有賢令在鄉有識者應詔而止之最為合禮奈何俗吏惑于禍福安于故常因襲至今遂使典禮之地混同村野叢祠可勝笑哉張汀洲作協忠錄序乃云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姚閻合祭似又以祭為張許二公而設殊不察祭文專祭許公末後以四國公配祭乃後人附會也若係禮部頒降全文豈應所祭者止稱生前位號而配祭者反得仍其舊封而不之正耶其心考之未精思之未及而然耳今欲正之當一切革去只存許公一

像如或以為忠義之士天下人心之所願戴不忍遽廢則當并五夫人及諸鬼物之像而水火之然後遷張中丞以下四像於後寢從其生前統屬尊卑而位置之前殿只以許公為主仍遵詔令牌位俱題唐時官位後代所封爵號一切革除易雙廟扁以許公廟三字庶足以使人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之義且使生斯邑入斯廟者興起其忠君死上之心其有補于風教殆不淺也

對南宇高宗伯論慶都秩祀書 沈懋孝

昨吏來省中言四月十一日議堯母秩疑其事初謝御

史言堯母墓在慶都地近唐縣唐東城外有丹朱塚疑堯葬母或當在此撫按相度執疑未決當時道路聞傳非有文獻確然可證上意舉行贖典將以式昭母儀風厲子道本非輕也倘來者難誣必有舉而正之者執事宜審詳之按堯母之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羅泌謂葬雷澤心不著所出據所經見者後漢堯母碑今歐陽氏金石錄具紀其文則慶都乃在咸陽所云款人莫知名曰靈臺上黃屋堯所奉祀處也雷澤澤者漢志註中本在城陽城陽今曹州地則羅氏之文

雅與碑合陵墓所在固可信而決矣相台圖經引孟子註舜封丹朱于白鎮西三里有朱丹陵今註疏乃無之疑是趙岐所傳也元和志丹朱墓唐縣東一里寰宇志塚在永庭東二里水經注城陽有丹朱塚其水南經蒼梧之山丹朱葬于陰則丹朱之墓右亦未明要之朱始就丹離改封唐其平而葬唐或亦有之皆難考信乃款以証堯母之墓甚不相蒙矣蓋堯之始則在陶爾雅云載成為陶是濟陰也亦今曹州耳繼封于唐三城在薛州冀城西二里許括地志定州唐縣乃堯後所封在夏

后氏之日此何與乎唐都哉杜佑通典不考堯之始封本今雷州繼封本今蒲州其實非慶都本名望都山一名堯山史記稱堯游望多今地理通什詳之因山得名當時名縣未必因于堯母安得妄比而同之乎伏惟採擇播告在廷明示改作庶幾稱上之意謹再拜奏記

復李漸菴中丞書

沈懋孝

頃讀宋史見熙豐間論議日生白黑無主士風橫肆國是蔽塞其究也法度紛更生靈受弊邊瑣塵驚樞廷無主日甚一日而宋事隨之未始不愾然永歎傷大道不

明焉當其初蓋起于在事者一二人憤懣小隙各求其勝鄙與分張氣力爭攘別白君子小人太過遂激而交鬪一勝一負彼低此昂勝心為毒紛；無已時吾以為君子小人雖懸若霄淵而為國為道為爵祿為意見之一念其中甚微有難遽以一節一事輒為張大粉澤形之奏簡指陳別白之者人固有一念之差何可遽指為邪有一事之差或不必盡執于正豈當因是論人定其一生品目使其人無面目以堪處之哉君子小人不遠也不定也未易一二盡明也人心波馳大道難執以意

衡事動多過辭一隙之間方堯忽桀即平日以君子自負者何必能終始為君子亦烏知其忽不入于小人小人之黨唯是謂為君子不甘為小人故強距利舌求勝求伸各有所倚以為太山牢不可動君子之心常懼其入于小人唯恐不得為君子故和平易簡常自色涵慎重不與一切世波上下而世之庸流窺竇和聲蘿依蟻附又常各主其黨各奴其敵不肯平心為國家論議所以難清邪正所以眩惑起于一二人而成于眾人者助之太過蓋百世在前青史如鏡古之事不異今之人之豈

殊古毛睫之論今昔同途有爽一銖者哉且如程正叔之徒詆蘇子瞻為邪子果瞻邪乎詆之者果邪乎劉器之徒詆王介甫為邪介甫果邪乎詆之者果邪乎總是世界半明半晦增此一塲閑鬧耳大聖大賢不必其然世間唯常人一列最多人生大道夷易中往以偏駁虛驕化生百病即為常人猶恐消受不過其大聖大賢千百一有之即大奸大惡或數世時有豈宜衡斷其間以^此命時之人吾以為使天下皆常人風清化洽常人之名亦何不美之有道者天下常道性者天下

常性人者故是天地間常人彼世所指為小人者吾不
忍遽斥為小人其自命以君子者未敢滿許為君子相
在爾室不能欺其妻子在邦必聞不能遁其鄉評大夫
曰賢不能瘦于官轍歷世乃庸不能拚于事任蓋棺事
定不可易于身後而從來非一日矣孔子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又曰吾得見君子斯可矣夷齊行至峻禹
稷功至鉅孔子僅曰賢人之耳豈易言乎若夫議論意
見之不同自三五以還過中失正局有之日有之
人：有之傾世道損益分數何如耳何事歟：焉舉人

家國交闢其間乎甚可畏也宋自建炎以後國勢漸促
兵革倥傯議論愈多進退愈輕此習此套與宋終始正
如旦夕危疾十醫九藥未有不殆豈特此時君子不能
執其權沿流之久即人主亦在清煩謬惑中間且莫知
其國是之所定宋史昭灼具在恐其百代之炯鑒也設
使彼時有大人先生者從局內黜扶而力持之執大衆
懸虛衡主張人物獨持大體畧虛聲而簡浮論或者其
其有瘳乎山中杞漆効茲狂言唯知我者採其志亮其
迂秘其言致其用倘亦世風之一助云

上楊邃菴書

霍韜

恭惟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蒼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先生之謨畫日積宥者固非末學所能窺窺一二于萬里之外然韜母中夜聳踴慶躍不寐者蓋幸見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仕者徒挹負懇辭才猷不及竟諸勛業者比又非如世之仕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先生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綱維萬世

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足韜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國而制四裔宋人則高拱浮談不求實效我翟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夜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而先機預

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况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于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于晉之清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嚙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揚八閤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

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限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慕以為榮也韜褊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先生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頁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
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
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
鏡對之鬢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稿矣嚮之所
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右名賢傳記載當世功業輒
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侯董甥
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駿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
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

非骨肉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
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
腋中外之士所籍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
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
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々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
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
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
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
脂韋滑澤遂疏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于子厚以

文章相頡頏于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措其于友朋間若欲為欬歎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于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為子厚未必窮且死于粵也退之不能援之于棺帶而交之時而願予之于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櫻千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于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

所獨短子厚寧欲瘴于鉅鈿之潭而不能遣一使于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于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于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予子厚者而言且詰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文叔輩蓋已陷于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

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處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蘼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為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々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

于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為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悔恨于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與李縣尹書 張汝弼

過辱提誨感仰因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後謹錄一本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者乃桐廬章木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有疑焉觀鐵崖傳及墓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亦云此鉞之可畏可見即此史鉞矣豈初嘗

名以史義拾遺而後定名為史劄子况今所錄咏史詩
別本亦稱史劄蓋以同一斧劄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
版行史義拾遺當從其定名曰史劄而繼以咏史詩甚
得其倫數更附鐵崖傳于後尤當蓋鐵崖之著述固多
而自以為得意者亦惟曰吾正統辯吾史劄耳今傳之
所述乃正統辯之全文以之而附刻于史劄之後則一
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
貴重何必全體哉故弼竊以閣下之所指揮皆當而無
疑也撫字之暇留意觚墨梓行此書俾先哲之遺文弗

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何可云喻耶恐命工已促未
及面稟故敢布區區伏冀垂察幸甚

答葉慧生

李世熊

僕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於周秦漢晉
之古文竟緒於今日之邑乘披靡振秀絢蔚心眸忘意
篇軸如此擁為百城即千駟山龍棄如敗葉矣媿僕不
文舉猛厲朝氣方盈之歲年銷廟於科舉帖括中監窈
時譽既而債耳傭目效為古文于莊騷管韓左傳八家
之言無所不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譬學書不成去

而學劍又去而學萬人敵之萬人矣究乃不敵一亭長
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學敵一人也故僕也
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即來教非希論古文重論邑
志耳幸志既告成敢以大畧就商任物文章緣起不載
志始于班固缺也班書十志事各為篇叙議錯行頭訖
井之竊謂即邑志宜倣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
登記此昏吏簿書之体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
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為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為書今
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輸運樓閣

憑空亦秦難矣即海內志鮮為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
於何有寧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
特書曰寧化舊為閩汀邑後申之曰晉太康間隸新羅
發口即誤奚問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
輞川固培塿枉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島
蓬壺頡頏此非人誰能為之寧僅蛟湖靈隱哉寰宇共
識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鄴
元之注水乎唐自中丞破荒服習經文者將千年矣今
傳世無一卷之書登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名風

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也且攷其傳國璽譜自署曰滎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即不知其子何名立墓何所其先世歷為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滎陽為寶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沉里閭者未聞英絕振奇也即使丘明寫生遷固增其毛頰又能飾混沌以娥眉幻蓋嬖為夷且耶中丞夏時遠引是也無故語人曰吾祖子昏以忠諫而譖死引論不倫強援吾祖此何謂者遂華胄固昔所嗤笑矣宋大觀戊子非省試之年既無進士又無特奏名安得調官為司訓孝廉西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

戊子鄉榜任寧化教諭科名既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是安得翔子為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謂乎此既往事近者微瘡亂民墮城僂衿掠大戶俘大吏此國法所重強也或戒之曰是其胤新為貴并行且督鎮事雖實不可書即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國蹙祚危安有息典安一男子蒙面而號曰是年吾獨叨恩贈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贊之曰是其人善事貴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即問何事不可書執義相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即無崔浩之酷竟騰魏叔

之穢矣足下所謂一鳧之羽者固九首之虺所謂跬步之觀者乃驗瓜之坑也投緡遺續又何慮之早乎夫錢十萬金五百求載名書記而不可揚雄穆脩高矣而蜀人毫士原不失為尚名之賢也萬鍊求誌百鈔求銘而不得韋賢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與羅司徒尚不失為揚父之孝也若夫圈虎欄羊豕腹而蠶吻者將攘臂而裂典墳就溷而投囊錦耳何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行顯乎足下惜祖丘之亡駒僕亦笑甘君之饑蒙客也并都君以約客聞於東海墨里東蒙生慕而過之生談

橫塞不可究耳君謂其侍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齋于是肉致獮炙鱧翠魚致海鮪朱鱉菜致陽華之芸浸潤之土英和以陽樸之姜招搖之桂大夏之鹽蒙生飲肩而不嗅微嚼而不嚙耳君怒然勅庖人私賸之則蒙生之徒方掘野鼠捕蛇蛤生膾之雜葶蓼芭菰而沃以敗漿復採鱉虱數升洩以溫水臭聞數十步熬五味捲餅食之蛇膾雜進大嚼摧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耳君聞之感然曰是以腹溷滿也向者怪其談之逆鼻也夫鉢心剝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鱧翠土英之享也必謂不

如鱉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青天皎日際風和景妍而穀宿涉文史至則別芳臭辨甘辛與東蒙生無大異則其沒而在冷風涼月荒阡纍塚者諒無歎息之聲焉必也何者墨里之業誠墮沒黑穢獄中後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為生賢闢天日之光霽而為沒鬼慮風月之凄零不已過乎僕窮隱藹陶目不覩物口不宣喉離騷孤憤雜出筆端如潰流奔溢固能蕩滌腐齒亦使魚龍拂鬱書成而自笑者再旋亦自慰也慰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既而構榑椽稅無一可用遂

復創更舊制與堂軒楹曲池層臺戶回徑復宅巖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鍾簾鼎彝侍列无盛鬚曼睪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插無二京三都擁此渠々得毋自笑指大手獨有一善洒掃庭內肅容謝客曰此非鹿圈羊欄也非蓬躑而食之社也非牧猪奴戲博之場也即蕭寥其居亦可養廉取芽智慧謝毀瓦畫墁之譙矣他日足下驅車過之則息行窩焉將不以為陋也或又撤而創新千萬間大庇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鳳樓之大手也老懷率懷語无遊擇既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闕

闡獻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冥狂夫之言而無討焉且卒教之幸甚悚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闡, 獻, 酬, 學, 堂, 掌, 故, 之, 塵, 談, 以, 塞, 明, 問, 惟, 冥, 狂, 夫, 之, 言, 而, 無, 討, 焉, 且, 卒, 教, 之, 幸, 甚, 悚, 息]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書四十九

出處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近聞執事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于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謹之言近者留王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舉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而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觀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

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一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黜而士風以頹窳恐有奔趨富貴譖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聰聰以功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某迂陋孤蹤疊辱薦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况今兩耳

全聳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為蘇弘之餘民養親攻書志歲月之不我與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獵鹿于林莽之外長魚蝦于澗澗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其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履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弔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類間也

與孫九峯先生書

蔡清

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去

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為嫌其服制與在朝行于親王者不同而與行于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于初二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日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却疑清有他意于其間也三是王素有憾于林待用都憲諛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于京師傳欲謗以併壞之不知清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知恤也四是

王素知清無學術一日于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為稍拂其初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當時已知為王積怒而同察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王乃對三司道清獨有後言明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僚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察司官藩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于三司便應以聞于朝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為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為

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拾乍冷乍暖自信有道理在也特聞此王府中諸般左道俱有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閔祖宗所傳付下僚族姓所籍賴者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真而感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蓋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別索高名也若有意于高則矯激矣清不為也但今得善其退

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々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密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劉大夏書 蔡清

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為伴矣既而為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為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趨趨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夫夫人皆知其不可一日無者况重以先帝之遺托去之

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致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為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為朝廷計為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與王中書論致仕書 周叔

某致書益夫中書相公足下早間同列中能言本院有

人駁張僉都及吏部所劾不能致仕者之事一時聽聞未暇悉其為誰抵暮有傳奏詞見示者乃知足下之舉也張僉都矯枉過直近于激足下泛引曲證近于諛非賴朝廷明斷則未免于紛更矣緣前此掌銓衡者年老不知止足之道凡應謝事者曲為回互復任燕已亦得安其位遂致廉恥之風盡喪故張僉都有言以矯一時之弊然已分輕重矣今之掌銓衡者從而振舉之所以為士君子出處進退之大閑也朝廷固已是之足下所引漢唐宋諸公若申公之徵不過崇儒胡廣之留何益

政治張柬之有匡復社稷功而昧于明哲保身郭子儀以身係天下安危非可例論文彥博再出再入雖有相業豈免時幾惟孔戣累疏乞身韓愈上章留之不聞其不懇求去位而留也而戣亦果終留乎若夫漢唐宋輔佐守成之大臣魏相丙吉蕭望之宋璟張九齡裴度李沆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公其節緊勳烈萬世之下所共仰者在當時果皆不足退乎足下不以古之數君子待今之君子而援引胡廣輩何其薄哉夫士君子行己立言必求近道而師古不可以意見輕徇

時勢而為之足下自以為師舉有裨助國家優老忠厚之風有扶大臣逸老不去之力而槩以中道揆諸古典果何如耶若曰其果耆德碩望老成之臣聖主所倚毗誼不容不留而張已言之矣至其間代為推度隱忍不敢明言求去等語此又何也得非所謂近于阿附迎合者哉雖然足下所言盡始終全美之意養老尚賢之心察言者之可否罷糾劾之新例此亦不為無見足下年富學勤徃日謬嘗從區：游欲相與勉進于道而思慎重守正也故輒此奉瀆燈下草：恕察不宣某致書

上王天官書

夏錄

鍤愚人也能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乎某之為愚人也某自十七八知自別于人而人已藏之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無不與者矣一旦至京師是用以自負傲而不求以陪于大賢君子之門今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不質者之不可也且以當今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舉在下之士亦宜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資者也豈可相應答以傲而一不相求也哉公不求我則我當求公于此不求

吾恐失于大賢君子之門終以遠去沒齒抱悔于無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獻于前為求進自獻于後為求退某今者不復禁矣得發口矣某于明公知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大賢君子者任天下之望退處于家有司馬相公在洛之形今皇帝即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大官之長又似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寔行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寔而有名未必其不徹于大賢君子之聰也而某也又或作為文章以相慕

而具于天下昭々乎而以稱遙々乎而以談天下幾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某之于公遠而天下後世將無不知况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不勤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求益不敢出有似于傲故曰傲其寔乃非傲也今而後世固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寔覩矣非向之所謂出于意料而未可必知之矣又非若傳聞于人而以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欲伸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大

賢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以止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其今者寔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答薛君采書張治道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異路親踈匪重又自感矣切怪情懇意違未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于足下豈容緘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馬來晉以任事

相勉呼其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狷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鏡避諠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于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為秀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為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略試功為輒遭口語養譽招說砥行速

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為令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己順上以保譽心甚怪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耽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獨度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酬而怨已隨行未立而謗諠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遜世之情轉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之編行非君子濟世之私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哲之日是則固然靜

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侯其辨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况負誣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筭之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及噬則當今之說：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

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
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于春
秋孟軻營于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
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滅倉進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
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
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為
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為潔哉又曰意
今家居讀書著述甚必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
于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

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
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于此弗止猶夫營于速謗招
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途
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甚累羽沉舟積
毀銷骨可不慎哉葺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
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滴水滌于西龍渠逸于東又有牛頭
華巖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
太乙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弔杜甫之墓尋
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

也何必珮玉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
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
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喜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治
道頓首

寄聶雙江羅洪先

今歲不數：得執事書前函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
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
觴茅屋窮窻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
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

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
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
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
見論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
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
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
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于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
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緊求之故可愕願
執事為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為人生不展拓則

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
斯無覲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
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諾
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
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
其職廢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
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于不起
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病
夜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

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若復何為則又自反曰使
吾有身又有所為于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于此
者乎于是回顧向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澹如嚼蠟脫
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一
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
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為誠然哉知其
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為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
過為民而止擦為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恠異驚動
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為兩得也執事豈謂

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
應入直諱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
年俯首硯筆竭心思徼寵利未見其可至于假途躡榮
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者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
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太卑爾吾儒名
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己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
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于
飢寒苦于僕債不得見而為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
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

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
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
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耻之之于人大矣生不幸得之
天性者耻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恨不即死自其少
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群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
他人已為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
垂鞭緩韉歸舍偃卧對食慨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
身為養養物爾及被罪歸疏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
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

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徊覘心守其常度積日累月
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
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
之婦已曰不做罷魚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
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于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
吾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
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
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
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

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
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
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能
追陪摯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効死封疆上負 聖主
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
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于早大
要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衰
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已有所不足
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為苦節為我自私者為末志

而與時消息者為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
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
則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辱非力而取必為灾生
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
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
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為希高慕大
好竒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
寔于我何有然而云然者亦稍有見于性分之真不
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于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

衰天如無意于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為我果有聞于道
乎舍之不足以為損我如無聞于道乎用之益非其所
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遠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
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寔無尺寸之効泯
泯默以還造化豈于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
不爾終為聖人罪人耳事有習僚故不避諱惟執事不
以為迂幸甚

與王克衡書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疏簡也春來卜居

陽羨此中山水絕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于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禱記問昔嘗強力好之近始覺其羊枣昌歎之嗜不足飢飽于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味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質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于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為

老生爛語至東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于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為怪且平生亦頗能自為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鳶之所爭蝸角之所戰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隱居獨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

干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沈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此^凡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為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為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趨趨囁囁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為此所以甘心去

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韜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為却郵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終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于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于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

耀顯赫事獨不能淡于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日不食肉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于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噦之而投筋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為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改之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為書化今傳後

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于進又不得于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之于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為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銅于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為僕戚也望吾執事早晚間曲為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安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

此身為宇宙中人其于塵俗奔走縶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于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復秦少說書 朱察卿

一別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縷繆知足下昔于宋宏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肉之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忘其疲知其必能騁足

長途愛玉掩其瑕謂其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絕纓伏劍以報知己如古燕趙慷慨之士也僕家世業儒代不乏仕竊自附于冠族而別于蓬戶桑樞之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馬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士結綬于人主之前高議于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業而新衆望哉但僕有不能者三願足下察之僕生九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之嚴外鮮師友之誼肆情逋蕩夏楚不加里中之夫謂僕墮其家教矣及知向慕鼓篋傳經外侮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僅游學宮雖質等

中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唇腐齒落之苦學未通博藝不精專烏能爭長俊人見知有司或僕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校文多士不克先登退無舐望知干將之璞而不淬鋒礪鋸必難斷蛟刺犀理固然耳故帶經慕乎倪寬下帷懷乎董子閉戶謝客側席事師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烏夸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母携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絜幼穉老狂奔盡氣屠者亡其力漢人舍其舟矣僕也獨能顧其鉛槧

哉遭時不偶已知天矣之于僕已矣時沉離寄命喘息未蘇太守采議城：大興兵後六館諸生畚築是務僕素承清白更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裘帶粥煨燼之室廬盡力徃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二妻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毀瓦畫墁雖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妻孥出視臧獲揚眉吐氣而不可得也烏能復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二也僕有志記覽不善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

暢懌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于牛造父之于馬若討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苦難畏退未嘗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踈狂不喜檢束每于知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奉鞦韆僕已脫巾徒跣睡魔卒至有鼓如雷故嘗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間喜吟咏興至愁來無可遣謝或解觴于傭保或寓書于王孫指酒索嘗立盡一石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壚吳姬行箏聞激楚之音對陽阿之態則箕踞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

長者之席卧美人之股塊視三山杯看五湖雖催租者在
前收責者在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之足
恥僕姓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者三也夫
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羣徒自沉鬱憤
懣歎歎切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餘年而不可得
真與腐鼠為伍絕物是類矣嘗聞接輿避世魯連辭祿薛
公藏于賣漿季主隱于卜肆嚴光以布衣而傲萬乘君王
符以縫紉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名成者也若侯
嬴捐軀茶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

燕丹豫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為蔽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記事于國語馬遷垂言于史記相如揚雄振藻漢庭士衡安仁擗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者矣使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圃或可以侍豪賢之門墻見先人于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所成名亂心志于野馬邁日月于隙駟此所以俛首無聊撫心于邑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于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于新穀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裁書叙心敬白足下

奉東黃柱使符 錫

某頓首子中先生有道執事下僕錫一委巷士耳聞者慙出忽枉懸從之辱童子以告輒惟其故僕始而疑中而思終而釋然以慶蓋始者自顧荒謫問自臺省名公一二有知僕者未敢輕造其門况于執事里居雖近傾仰雖切而寔未有一日之雅奚所聞而至于斯邪既思

聖明聿興輿圖輻湊 主上高拱公卿大夫居常守易無所待于側微之士其來尚矣抑豈有闕大寬綽不計踈遠而忘分彼已者出于其間是不可知也是用釋然

以慶何者不意古道之復見于今而發之自僕惜乎僕之委瑣陋劣而不得夫魁偉特達之士使誠其人有足以副執事之望則其待之不知又何如也既而腆顏修刺再蒙禮接氣溫色和令人鄙悵頓釋且復詢以出處之故適有他客懷未悉展雖然出處亦誠難言也蓋僕自七八歲時讀大學書即知聖賢教人修己便當治人不徒自善而已奈何性本庸劣學無統緒又不能刻意程式之文以是雖忝鄉薦而卒因路至此往來憧憧謂能不媿于所生亦誠妄矣况今老父年躋八耋家貧無

以為養而犬馬懷切又度不能久違以資斗升之祿徒爾眷者緣以父子世荷 聖明成就之恩不敢遽為自便之計以此擬受一官適之可以終養遠之可以圖報僕之初心庶幾畢矣或者顧謂覆盆之私難以仰觀日月之明萬一得一遠方州縣辭之不可就之為難子將何以處之或者又謂入仕之門畦徑已別何若少辭歲月以竢再舉是皆過于愛僕者之情繆為相親重之道也夫豈不知則者之不能前而馮婦之不可復也至若蚊蚋不能歷階序騏驥之一日而千里則僕亦知之

稔矣且科目之設自漢以四科取士然猶首之孝悌力
田唐承隋制而后進士之科始重公卿之選一由是出
侵尋于今極矣比者新進浮靡之士又相競為奇詭綺
麗之文大抵文日巧而氣日漓考之經旨或無合附之
時事亦已繆此亦極重漸不可返之机以宋之歐陽子
不能抑一劉輝使之不第也其如椎朴蹇懦之人又能
改度易轍與之較一日之長期于必捷也哉古者論士
之品三上馬者直取公相次者由荐達次者由科目以
今荐達之途亦窒矣科目不可謂不重而得人不可謂

不多也直謂科目之外九州之廣必無一二賢者足以
備公卿之選應緩急之求似近誣耳夫耕莘築巖釣渭
之叟誠不可望然而閉門讀書明出處之道慎取與之
義以聖門學者自期其視飯牛扣角朝秦暮楚之徒差
亦奇矣然卒未有振而舉之延頸巖穴之士激昂青雲
之上使天下後世知 聖明之代豐芑之澤兔置之野
猶有用而不盡之賢豈不駿明矣哉比者若臨川吳公
南海陳公斯亦庶幾一時之望猥來徵辟之勤雖未究
其始終至今使人生氣然聞當時好事者猶爾籍二公

亦果于不仕矣豈非盛名難副抑亦造物者之所忌邪
乃今學者又欲私立門戶飭言行以矯名一時吾恐其
去古益遠其不犯衆怒而取訕罵亦難矣有識之士方
且為之寒心寧敢復蹈其故轍也然而今者有人于此
其勢窮迫無聊又將入山之深入林之僻激衆怒取訕
罵而有所不敢避者可知其心非故欲為是躡之行
也此僕之拳：所以欲聞執事之教而終昔者顧問之
意夫既知進士之不可復舉而就選以有老父又恐切
中或者之所料量且將犯茲不韙進退之際斯誠難矣

履霜冰至去留之計尚亦可不緩矣語曰識時務者在
俊傑又曰士誦于不知己信于知己若僕今者不偶于
執事為知己不復有知己矣復不自媿錄上舊所為文
數首併以為獻執事倘不鄙棄而賜之觀采其必有可
以見教者狂斐干冒惶恐待罪嘉靖癸未仲秋十有六
日潁江錫再頓首

陶周望官諭表宏道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真解
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使了却武夷普

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
六知社中兄弟之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
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此
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于世事性僻而疎火非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苑十畝秋田已付之
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客寄村廬四方
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
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
以為苦出門雖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

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轉前數
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亦俗快也靜虛兄忍
已歸听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為何修若云蔬
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
則訓狐蝠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
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
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感為已
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人皆身見也

所云漸修不如當從何處着手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寄三弟袁宗道

女竟不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々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為咲樂至今思之便思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幾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

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文價遠至雞林吾才思蹇澁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于大江即此鳩巢蝸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中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

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
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
為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枝
書郎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
諸公共為賞適想故鄉一片地唯有杜門下榭而已六
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愈尚能留樊
素及馱馬吾少年病後骨骸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
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魚子一事則酷似
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

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澹
無好事只得苦叅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強
之耳若果于此一大事了却糞艸堆頭拾得無價寶世
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事但叅話頭工夫難
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恐無益于將來更作小；功德
听分大官餐錢即賣魚蝦蟹蟻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
內侍都不問但云此表家放生人也黃慎軒蕭玄圃諸
公亦相做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
為功德也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

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
然比來晨鳧夜鯉多取脩屠門至鷲刀則久已戒之矣
聞大人日殺牲供具弟能黜：引之不殺何如此即非
常功德也却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素念佛精勤
之甚辰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
姬言爾輩不必憂吾子吾朝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
可作一菴偕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
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即我百年之後汝輩
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生有

何不可昔王珣王維俱舍宅為守趙中令無子兩女俱
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搃大士若能若是又何羨乎
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領之然我亦是寔語
非專為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為大人年未六
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官誦讀未久亦欲少
有所需屈指笑之決不出三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
已殘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棲隱且所以難鄉居者
為盜慮耳我貧如此即開門延之尚恐其厭薄不來何
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墻圍之從烏

柏樹中閔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
圍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閔閣記往時每夕陽
行此處則平湖萬頃晶見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
黃山極為勝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杉木便
好不必楠柏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
取以代薪甚為慮之此處以林樹為命寧乞吾頂上毛
莫伐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
計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溫語懇諸人為此樹乞命諸人
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

種桃柳桃柳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亦自
有方畧太整即俗弟自能辨不須囑也已向董思白黃
慎軒諸公乞堂宣額菴名矣又吳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
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兩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吳
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
摘如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習為諛者且衆如
一詞方為之喜而乃病邪豈處縣多事為民勞心至于
病邪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苦遂發病邪既為
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去以養濼姑為

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廟中願各補十年之壽延詹
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憾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
者吾聞之又為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于
百姓即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
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
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雲中
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嘗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
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携酒數人十輩大醉江
上所到市辭^肆鼎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

氣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
謂一發不中遂息机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
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
無涯其路未塞為朱紫陽亦太破碎即陳同甫亦太粗
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
而竒之竒則竒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
之蹂雞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第數月遂至不享
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聞邑中少
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聞吾弟作敦仁會率

諸友誦學甚善甚善場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往與弟坐杜庄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于杖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舉似且同弟覓再游也所寄大人書甚畧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迂况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